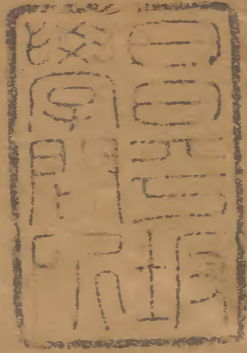


明朝典彙



			九	漢
		一	二	書
		〇	五	門
六	一	四		
四	三	函	類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九	漢		
〇	書		
五			
六			
四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14)
函號	29 ₄ 39

十四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淺草文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臣劉 毅 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 重訂

召對

洪武七年學士宋濂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

事 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 陛下頓首力辭每燕

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

其善者詩文每寓忠告 上喜濂善諫濂深密不洩禁



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承樂中 上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亦多與縉善縉具以實對曰蹇義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爲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浴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旣奏 上以授 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

徐驗之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曰人率謂縉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宣德二年十月 上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等侍 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朕聞有道之治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祕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

五年三月召楊士奇獨對。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在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忤，意識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士奇對曰：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陛下常奉聖訓。景泰元年四月，御文程吳請上法祖勤政，遇有軍國重務，卽召保傅、總兵、執政、文武重臣及翰林儒碩同至便殿，計議親賜裁決施行。上嘉納之。

天順二年二月，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輔臣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出提人勢，如狼虎所過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千百金計。有司不勝其擾，請罷之。上初不許，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時差者多，左右貴近所囑，因而譖賢言犯者本當罪。上聽之，疎賢賢初不之覺，已而知爲左右所譖。越旬日，復召賢待如前，蓋聖鑒孔昭也。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
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
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
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
之 上曰然

三年正月 上召李賢于靜中屏人告之曰吾早晨拜天
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卽批出有可
議送與先生處叅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叅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
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
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
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都決訖復具服謁奉
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
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
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
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
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

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今陛下敬天敬祖宗孝
母后親攬政務則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
此不衰可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又曰如
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
何追賢曰陛下言及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五年十一月上顧問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
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
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
富不易得賢曰繼翱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
亦如此惟禮部石瑄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

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
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
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
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
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
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陳前鼓舞獎勵士
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
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
尚書之選上曰然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曹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

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怠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畢司禮監進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入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饕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

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矣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如書經尤其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玩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事皆在其中貴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 上因言景泰全然不理政務

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
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
臣相接商確治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成化七年十一月彗星見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
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機務大學士彭時亦對司
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
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
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
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

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
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之
上曰卿卽傳旨與該部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
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不復召見諸太監
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
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言故
相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見譏誚爲所誑侮矣然先是
御史所建言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
武職洵洵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
旨批出如舊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

弘治元年三月吏部尚書王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
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
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
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
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
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
政事或令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
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十年三月命司禮太監韋恭至內閣召閣臣徐溥劉健李
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

看詳相與擬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
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
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
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
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庶
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八月上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於平臺議政事

十三年六月上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諸營提
督官辭本各議去雷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
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

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何如益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卽令換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十四年七月虜寇大同威遠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尚膳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

十五年十二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凡用人行政與內閣執政計議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內閣亦豈可盡聽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劉學士再言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上之知人云十六年五月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

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所擬

六月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士內臣恨之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將有密語卽退避大夏侍上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大過失墜於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踪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十七年六月有自虜中逃回者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請會官譯審是日 上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謫詐可密切譯審又曰邊關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諾健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必曾經戰陣者 上曰亦要有謀略東陽曰有謀略與經戰陣須兼用乃可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爲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曰陛下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爲工役今後工程乞爲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盜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據險爲惡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三人領官軍五百正謂此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如何得知健等皆諾而退

七月命工部侍郎李燧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叅議

叢蘭經略邊關陛辭 上朝退召至煖閣面諭之各賜

金幣鈔錠

上坐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至出大同鎮巡官本謂之曰
我邊墩臺賊乃敢挖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被
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
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社稷之福然京軍亦未宜輕動謝遷曰
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根本 上猶
未釋然李東陽曰北虜與朶顏交通潮川古北口甚爲
可慮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

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上曰此說固是今亦未便出軍

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發免致臨期失悞皆對曰聖慮
甚當乃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
輕出 上曰 太宗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

大夏對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
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敝將官鮮得
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
物有損無益大意與內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八月早朝畢 上起立召吏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焦芳都



御史戴珊史琳退至煖閣前面論曰明年春天下官員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開報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斟酌期於至當上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文升年老重聽又復申論文升對曰陛下留心政務宗社蒼生之福也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召諸大臣面論因事論事從容詳悉動數十百言不能悉記蒙延接皆感激奮勵

九月上御煖閣召輔臣議事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重治如此方可李東陽曰此事不奏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恐號令從此不行上復申前論健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

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

十八年四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加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曰固然 上曰彼言周季

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曰洪鍾亦好 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曰臣等每見留著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著辦事卽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

然又指一疏曰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遷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三日卽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肖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日

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之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是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近多不與健等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致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一行法乃首壞之遂置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中外稱慶知上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曰凡係

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遙令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 上旣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嘉靖二年八月刑部尚書林俊請老因言自古未有親大臣若 孝宗者如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輩時賜宣召幄前咨議移時方退乃歎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大夏曰但事事皆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健如夏者不少 陛下宣召果如 孝宗事事皆與之議當而行大治未有不如 孝宗者若徒取文具何裨政理伏望聖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 上褒允之六年時方有事郊壇大學士張聰桂萼以晉秩候請廷謝畢乃敢受命 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翼日扈從齋宮即可出謝不必陛見

十一年九月 上以星變召見輔臣李時等於文華西室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論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 上曰過猶不及
於是時等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才
三曰慎刑獄 上報曰卿等輸忠體國朕具知之近來
臣工議論煩多國是靡定令各加循省務安靜以成中
正和平之治其事關所司者俾從實舉行以稱朕意
十四年大學士李時請舉午朝之與 上曰先朝有晚朝
之儀朕嘗思之如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是朝儀若政事
另行爲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張孚敬曰
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
時曰宣召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 皇上天

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侍俟廷試後舉行之

上日講畢召張孚敬李時見於文華殿西室諭以 莊肅
皇后喪改廷試貢士於四月初二日另傳示禮部因言
今年選庶吉士只用翰林一人教習卿等卽舉堪任者
時曰此任須擇德行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方
可爲人師範文章是末藝孚敬因薦學士蔡昂 上俞
之復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因言
內閣缺人卿等以爲孰可孚敬請 上自擇 上曰古
人薦賢內不避親外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卽是蔽賢

不忠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一有差失爲害不細所以此官必須慎重上曰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評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虧人孚敬曰鉉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上曰若是爭辯鉉終達時宜若韜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了

張孚敬以疾給假上召李時問孚敬何疾時以痰火對上曰孚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未疾也刻日可愈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不與爭時曰機

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號卽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如此時曰孚敬正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賈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遜謝稱善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聞頗充贏由革冗員多上曰此是卽位詔書所革乃揚廷和之績不可泯者廷和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

八月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賈宏李時至曰今日

間暇朕出游召卿等庶幾君臣同游之意因命出觀殿
 宇規制諭宏等曰朕在恤民卽今工作亦非得已如四
 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奉親皆當營造此卽無事時因
 言遼東時定湖廣賊天下亦無事 上曰遼東本撫臣
 行事不當以致擾亂宏曰例推巡撫內地者吏部止會
 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盡得人臣請會九卿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爲令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
 一人 上問爲誰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言鏌
 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虛名
 耳因令宏等語吏部推鏌語未卒曰旣可用安事推卽

傳諭行時言遼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聞永家丁八十
 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賢不專在
 勇時對 聖諭允當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於道側非
 禮令宏等相北闡口設祠宏曰 上無一事不敬與堯
 舜同 上曰堯舜生知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
 朕猶未盡因諭宏等盡心匡輔獻納可否宏等勸 上
 保養 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宏曰須靜養以凝神
 聚氣爲要 上曰神氣完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
 廣成亦專在靜 上曰道書中亦云但凝聚必有法卿
 等可爲朕剖析以聞又諭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與李時夏言評品被劾諸臣甚當上曰朕在內僅得其略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期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賜酒飯出

二十四年閏正月大學士嚴嵩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安臣思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謨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庶事體相安在祖宗朝蹇夏三楊每竝入侍乞與故事一體忝

預疏入報聞

四十三年正月上召大學士徐階問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曰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上問侯伯外他有堪用否階請諭兵部于侯伯外公舉以聞上曰寰任京戎只可令恤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一二入備緩急如舊例且三營兵總似多今於副將擇而用之何如階曰聖裁允當請傳兵部擬行上曰京營一總督今亦不必添卽以副將名目選用亦可又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總十路未至十萬人今令戶部取銀二萬兵工二部各一萬發劉燾給犒官軍一次不爲

例可卽與之階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待有功上溪然之

隆慶元年三月御史龐尚鵬請御文華殿延見宰輔不報五月禮部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悃上下交泰皇上御門邇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今山陵已畢經筵日講咸宜舉行便殿面議尤不可緩乞時召六部大臣各奏章疏以決可否上嘉納之

給事中張國彥言

皇上臨御以來典章政務煥焉可述

獨召對一節尚未舉行近聞輔臣面奏荷蒙天語優答一時臣工傳頌以爲曠典臣等伏覩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郊壇視工終于十五年文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興革一人才之進退罔不召問臣僚面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蓋先皇所以坐致四十五年之太平實基於此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臣等謹以前錄刪去繁文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留神觀省銳意遵行以光先朝盛事得旨報聞錄留覽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 重訂

朝端大政 二十七

隆遇

國初 上時與劉基訪軍國事其書多自製皆稱御名頓

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洪武九年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為

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

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璿為中書舍



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賜之
上親作馬歌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
宴 上強之醉賦楚辭一章以賜 詳御製

十年正月宋濂致仕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何時
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

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賞嘉卿忠誠故以賜

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

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

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抵家上表謝

九月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於端門 上見大喜 皇

太子諸王皆喜 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

自是日侍 上游恩禮備至

十一月宋濂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 上曰方今四夷

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

道所經行皆爲指畫旣行數日 上謂其子璉曰朕疇

昔之夜夢見汝父汝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

璉叩頭謝

十二年十二月宋濂來朝 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

致仕而戀闕甚切不憚祁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餼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十五年十月朔朝罷召侍從諸臣訪論古道嘉典籍吳沈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者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十八年魏國公徐達病瘡愈上賜勅曰方今九夷八蠻

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忠誠耿耿以勞爲逸何由臻茲將軍功昭上下澤及兵農而於人欲之私秋毫無犯此其明智者乎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於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將軍子諭朕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勅

按太祖聞達訃至被髮徒步往哭又親至龍江迎祭

常開平遇春鄧寧河愈國初優禮大臣如此後惟武

宗臨祭張英公懋每一奠酒其家進五百金凡九奠南

巡幸靳文僖貴第令胡僧繞座懺悔

十九年左春坊司直郎任仲魯以肺疾予歸明日召入賜坐謂之曰汝昨日以疾告期秋後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平生力爲善今鬱然龐眉乃壽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齡無庸再至也

永樂二年九月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
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
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
七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張本疾 皇太子監國南京諭曰
本真能視國事如家事爲臣盡心如本難得命太醫院
遣醫馳往視之仍賜鈔五千貫及貂帽貂裘

八年四月廣西總兵官韓觀以疾聞 皇太子曰觀在廣
西久亦克盡心蠻夷畏服命太醫院遣醫往視仍遣行
人牛犍問疾賜鈔二千貫

九年七月吏部尚書蹇義患背疽 上命御醫劉觀往視
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淺及用何藥明且來報
次日觀言病淺已敷善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證淺不
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人病當如救焚拯溺
毋憚寒暑暮夜况爲國家療一大臣是亦有功於國不
可怠忽是日遣中官賜義鈔千貫且諭之曰有疾之人
能靜定其心亦易得瘥須戒勞煩也

十五年十二月學士楊士奇有疾 皇太子賜諭并以寶
鈔細酒白熟米等物給之

十八年四月 上御西內園殿召都督薛祿尚書呂震李
慶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殿外命坐賜上尊珍饌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賜少傅蹇義少保楊士奇太子少師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諭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洪熙元年四月 上蚤朝罷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諭之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士

奇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之義曰蹇忠貞印士奇曰楊貞一印

宣德二年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以匡正之意各賜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宏原吉曰舍弘貞靜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濙曰清和恭靖

八月大學士黃淮請老時淮父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 上畱累月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

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准曰
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寵賜有加

三年正月召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燈於萬壽山
士奇等應制謨詩

三月召蹇義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中官傳旨許乘馬
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
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 上指御舟曰以澡以濟

人同心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
效更不歎望匪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
昔禮曰今日期劍匣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

樂不在拘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
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翊旦傳旨免謝

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 上御殿中

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乃曰此中復有草舍一區乃朕
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
儉矣卿等可往觀 上臨河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
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義至前賜以金幣繚環玉
鈎等物遂賜宴於東廡復被旨盡醉而歸

十月勅諭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曰古者師保之職
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蹇義等皆

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皆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攸
當於是賜勅諭義等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
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等其專精神審
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四年三月命蹇義夏原吉凡禮部等衙門遇大事會議如
故時義等蒙恩優待不親部事而國家決大事定大議
仍令會議

八年正月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英國公張輔及少師蹇
義楊士奇等十人同遊西苑賜宴於萬歲山之麓淮蒙
恩賜以一品禮葬其父赴闕謝恩故預焉

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
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四月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新建伯李玉少師蹇義
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郭璉胡濙吳中侍郎蔣驥少詹
事王英王直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遊西苑首至新構圓
通殿臨太液池池之中多佳魚殿之左右多名花東去
十步又有嘉蔬奇果 上每躬自探摘以奉 聖母甘
旨繼至清暑殿此亦奉 聖母遊覽之所規制宏敞花
木森鬱旣而登萬歲山池水環之如壁磴道逶迤奇石
森列千形萬狀不可備述勅賜羣臣內庖酒饌

景泰間賜少傅胡儼銀圖書曰忠貞惟貞少保王文曰忠誠匪懈衍聖公孔弘緒曰謹禮崇德

七年正月少保于謙以疾在告 上遣太監興安舒良更番來視見謙居止朝房一養子侍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界謙和藥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恐未便得眾皆默然

謙有疾 上賜勅曰昨聞卿偶膺重疾朕心惕然念卿夙膺重托旦夕不可或無已令近臣攜醫往視茲復賜

卿白金五十兩為湯藥費并賜羊酒白米卿其勉扶病體副朕惓惓之意

天順三年十一月賜閣臣李賢第宅賢上章懇辭 上口卿輔導有勞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

四年四月 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翱李賢馬昂學上彭時呂原五人入侍 上命內侍三人撫琴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經事先朝精於琴賢等進曰願陛下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 上喜賜賢等鑲鶴頂博帶

弘治五年五月致仕禮部尚書鄒幹上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窮盜起請行蠲恤之政上曰幹雖致仕年老尚能爲國憂民忠愛可嘉浙江布政司其具羊酒綵段卽其家慰勞之

八月大學士丘濬乞致仕上慰留之令凡大風并雨雪日俱免蚤朝

十八年正月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旣畢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

懷愧懼也

十月武宗蚤朝退御文華殿召內閣三人總兵官六人六部尚書都察院至前諭之曰國有大喪加以邊事卿等久勞各賜文綺三襲仍賜飲饌而退

嘉靖六年張璁以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會李福達獄解賜二品服金束帶及入閣復賜玉束帶又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褒獎殊至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張璁朕有密諭卿勿令他測知以泄事機又諭朕與卿帖皆親書雖不甚楷正恐代寫有泄事情璁疏謝因與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圖書爲密

封奏對之用。上許之。乃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凡朕與卿等可議事情，除軍國重務，卿等同官三人議奏外，或有密訪事機欲法。祖宗故事，各賜印記一以封所來帑子，又朕所送下文書亦不可無封記。令制一套，正面畫一雲龍，上批諭某官中用政事文劄驗記一顆，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納有驗，不致有漏事機。朕無可謀者，用與卿預計，可否通議來聞，并賜印記字樣也。勞撰用密之一清言先朝仁宣二廟嘗賜近臣圖書。今此事誠宜修復，但印文止可作責望語，不必過為褒美。又當因人而施，不可太濫。時上已擬賜三輔臣印。

記及得一清奏，遂欲去翟鑾之賜，以桂萼代之。一清復奏鑾小心慎密，况在閣同事，乞併賜以安其心。上報允，乃賜一清等各銀圖書。一清文曰：耆德忠敬曰繩愆糾繆，璫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鑾曰清謹學士曰繩愆輔德，萼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仍諭一清曰：茲今所賜卿等四人封疏印記，又欠徵驗其真。凡所上密疏，可以幅後小書某字號，自一至若干，庶上下方如親見。朕慮時人猾詐，儻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相間也。夫君者天下之主，可親者二宗室支屬，私親也。忠良賢佐公親也。親其私者以夾輔王室也，親其公者以治理。

朝政也今編四字仍勞卿密說他三臣以朕意卿用持
字摠用忠字專用秉字鑿用正字既而諸臣各上疏謝
上手詔褒答之

賜輔臣楊一清等五經四書各一部諭曰朕惟大臣事君
必有其道曰道者載諸簡冊君不知道無以修身出治
而福澤生民臣不知道無以輔君納誨而成就名德卿
乃耆德舊人博學宿儒自後召居政府輔導朕躬啟益
朕學贊襄治理展布忠誠沃心之道良有賴焉朕念卿
昔所學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書肆所傳惟
恐或有差繆今特以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經四書各賜

一部卿其益堅乃志究厥古典或朕政事舉動有違於
道有乖於理當執此言以告正朕躬乃諱朕之不納爲
無言嗚呼聖人修齊治平之道盡諸典籍朕有所罔聞
必賴卿其善導之朕豈敢逸其身心以爲無益負皇天
及祖宗付托乎惟卿其欽承之

十二月 上以楊一清病目未出諭問之曰日前奏請給
假調養目疾今已數日未知可否特茲爲問朕聞目主
肝肝經受熱或勞所以傷目卿可用心愛養使肝氣清
和而目無疾翳卿每以此言朕欲卿治之柰無術耳欲
令醫治之亦無術耳况耳目之際非可以按摩爲術也

但能使臟腑清和則百脈流通又非專以藥餌爲尚耳而醫者之術亦恐不過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爲患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略識此意不在他術惟肝氣平自安矣卿如稍可便卽赴閣辦事况當新春逼邇不必報名叩謝以某日赴閣具疏來聞卽朝見陳情也

七年正月時享太廟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璁桂萼之上意頗不悅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品散官使與承勛相等時 上正陳硯紙寫帖子諭內閣而一清疏至 上嘉悅不盡手詔報答并作詩賜璁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臣自登極以來歷事 憲宗 武

宗屢被褒封誥勅獎勵璽書頒賜書籍今又蒙 皇上賜書賜詩賜勅諭褒答賜御製諸箴謹於居室之東擇地構樓五楹奉藏宸翰乞賜樓名以彰歷朝恩遇 上嘉其情賜名寶翰命工部制扁懸安

九年 上召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於西苑視蠶壇地賜酒飯珍餌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授孚敬等刪潤因命和以寓警戒孚敬請 上手書各賜以爲子孫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遂各賜手書御製賦後數日併裝成帖名曰咏和錄賜之復諭之曰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廷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如漢文前席賈生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况
朕在冲昧世事未經無一識見卿之於朕無異周公愛
成王首以孝訓於朕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盡
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大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大
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道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體
此則不可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
所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交修俾朕性志有定方可
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近朕又欲奉兩宮春游
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
率由祖道當有宴樂預爲卿言之

十一年大學上李時以 上所賜銀圖書藏在內閣爲盜
所竊具疏言狀得旨令廠衛五城刻期捕盜務在速得
三月賜尚書王瓊王憲等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製
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記頌及內府書籍

十二年四月 上幸南內召大學士張孚敬等閱馬賜宴
御製樂府詩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詳御製

十月禮部尚書夏言新構尚書燕署成手書奉紀天語以
爲堂名曰贊治因作記刻石摹榻進呈 上命畱覽

十三年 上嘗賜大學士張孚敬書院額名貞義孚敬建
樓其中奉藏聖製至是復以樓名請 上嘉其尊敬君

言之至賜名寶綸令工部製扁遣署丞朱守宣齋懸

十月吏部尚書汪鉉建樓以藏御製請額賜名昭恩給扁

禮部尚書夏言請建書院樓堂於里中以藏御製宸翰及

所賜書籍并乞名額 上從之書院名忠禮堂名瓊恩

樓各寶澤令有司繕造工部給扁仍賜言銀圖記一文

曰博學優才諭令凡手疏上封用此識記

上諭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曰朕覽江西所進青爵其色甚

佳以為殿在祀之用此重器也今者雨霽稍爽可與

助鉉言三臣吉服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殿於

是 上御重華殿先視祭器孚敬等曰伏觀祭器制度

精美仰見 皇上事天之誠 上退御右室宣孚敬等

入見 上曰朕咳疾靜養久不接卿良用歉焉茲已調

養平復時與卿等一見孚敬等頓首曰臣等瞻仰天顏

不勝慶幸 上命內使以御案所置牙邊檀扇分賜五

臣 上曰天氣炎熱茲扇與卿等共涼孚敬等復頓首

謝 上命賜酒饌既退復召孚敬時入見 上以黃紙

書 宣宗御製閱輿圖詩示之次日孚敬等疏謝報聞

十四年四月張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齋藥餌又手

札諭之曰昨少保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惟近古之君

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居常令藥數味自飲輒效茲為



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爲一服以此得愈疾慰朕
念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

十六年江西撫臣以大學士夏言所請建忠禮書院成奏
聞詔有司僉編人役看守毋至傾圮

二十年二月大學士夏言以廷試讀卷有疾 上遣醫視
之復命中使齎賜上尊品物言疏謝請俟疾少間詣鴻
臚寺報名謝恩 上特遣中使諭止之

二十二年賜大學士嚴嵩圖書一曰忠勤敏達

嚴嵩家起堂室藏宸翰爲名奏請 上賜名額詔賜堂曰
忠弼樓曰爰翰流輝供奉玄像室曰勅賜延恩之閣

二十四年九月工部尚書甘爲霖構書樓藏欽賜書籍及
誥勅御札疏請名額 上嘉其敬君尊賜命名曰尊恩
勅所司制扁給之

三十年五月咸寧侯仇鸞以疾在告 上遣太醫院診視
仍賜牢膳諸物旣而鸞又以在告不得以祭神祇疏請
上曰大將或時不與卽令副將代之著爲令

三十八年正月嚴嵩年八十詔賜苑直出入乘肩輿
按賜禁苑乘輿 宜廟時西苑讌游命黃淮張輔等肩
輿乘騎嘉靖中郭勛夏言等前後以入直西城賜乘馬
言及翟鑾乃私以小輿使人腰之而行 上聞不善也

高以老特許乘腰輿至年八十加恩賜肩輿俱禁中古
今所未有之典

八月嚴嵩新建長安街居第并南昌府堂樓成請賜額名
上命長安堂曰忠正南昌樓曰寶翰堂曰耆德仍命工
部製扁懸安

按文臣賜第京師若 高帝時有之以後蹇義夏原吉
楊士奇楊榮胡濙吳中至於詞臣曾棨王英在 宣廟

賜第 士奇力辭而止于謙陳循高穀王文商輅在
景廟亦有之袁彬所請則輅賜第也天順間李賢王翱
馬昂俱有賜第又為勦造第原籍鹽城嘉靖間張孚敬

治第京師 上聞以銀幣羊酒落之今人不考遂以為
賜第非也其原籍始以書院請特命有司給夫價資營
造後夏言亦繼之然不名賜也萬曆元年張居正築第
故里 上特輟御前白金千兩遣官齎送

嘉靖中既為真人邵元節陶仲文治顯宮於內閣法局
而宮外復起大第其盛端明顧可學俱有賜第乃至通
妙散人方士段劭子亦有之不足為異也

又賜禁苑直舍 上在西城因賜諸入直大臣廬於無
逸殿之左右廂然頗隘而受日至丁巳特建一舍於殿
東官道之左以居嚴嵩廳事皆南向別館扈畜皆具又



出百金以制一切器用嵩遂遂以居徐階亦希曠之典
四十四年大學士徐階有疾 上遣御醫徐偉觀之中官
賜猪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復出尚方珍劑二瓶命
司禮王本賚手札諭云痰火一疾惟須自慎既不可用
寒劑又不宜多降火又有謂痰隨氣降此非治法也但
仍以涼平性品用之便消順耳又青州白丸子真者亦
効非其本地合者無益至於牽扯背肩痛當以祛風順
氣之劑間服之亦少資云

隆慶 年賜大學士高拱尊藏宸翰樓堂名額樓曰寶謨
堂曰鑒忠從拱請也

按洪武中大臣如魏國公達等不時賜宴預坐及學士
宋濂等隅坐講論至 仁宗亦然 正統以後廢矣雖
孝宗之敬禮閣臣 世宗之寵眷張夏叩頭長跪不聞
坐論也惟嚴嵩賜坐一次陶仲文召對坐無算乃至仲
文南西嚮 上北東嚮以仲文坐繡墩 上亦坐墩不
設御坐入則迎於廷出則送至門握手乃別
自弘治後內閣體重故取復位者必遣行人以示優異
若尚書雖吏部亦不爾惟嘉靖初取總制三邊尚書王
瓊回京別用自原籍取吏部尚書方獻夫別用俱遣行
人瓊補吏部獻夫進閣而其時自原籍召大學士桂萼

却遣官同官張璉爲請之亦不許隆慶中自原籍召
大學士高拱亦不遣官拱頗以是不樂其同事云
英宗自李賢獨見稱先生其稱王翱多曰老王 孝宗
自丁巳後召見劉健等必稱先生馬文升劉大夏稱老
尚書萬曆初 上敬禮張居正稱先生雖宮中亦稱然
嘉靖末命宮中不得名徐階稱徐閣老皆異數也
天順陳汝言弘治馬文升俱以兵部尚書爲怨家所中
詔特給衛騎護之陳五十人馬二十人嘉靖給兵百人
爲大學士楊廷和夏言直宿出入衛從
賜銀圖書自輔臣外 憲廟賜方士李孜省銀圖書二

曰妙悟通玄曰忠貞和直得密封言事又鄧常恩圖書
一曰橐籥陰陽蕭崇一圖書二曰至真玄妙曰丹霞歲
月 世廟賜勳臣郭勛仇鸞勳未攷仇曰翔卿又曰朕
所重惟卿一人賜真人邵元節白玉印文曰闡教護國
烏玉印文曰太和子陶仲文白玉印文曰凌虛子烏玉
印文曰林隱銀記曰秉一保國宣德時太監金英范弘
天順時覃昌嘉靖時張佐麥福皆得賜不足異也
太祖與劉基宋濂書稱伯溫老先生景濂先生時尚爲
國公也 世宗手札夏言爲公謹嚴嵩爲惟中然不過
三四而已張孚敬家藏御札百餘道內二十餘道稱元

輔張羅峰或大學士張羅峰或少師羅峰又面呼羅山
遂有御札少師張羅山最後一札稱茂恭神宗御書
與張居正自萬曆元年十一月以後居正沒几張四維
申時行亦多不名神宗御書
國朝賜名者太祖時靖江王鐵柱賜名煒再賜名守
謙衛國公鄧友德賜名愈曹國公李保兒賜名文忠左
丞楊畢賜名憲御史大夫陳亮賜名寧江陰侯吳國興
賜名良魏國公徐允恭賜名輝祖及諸弟增壽添福膺
緒皆賜名又賜署令汪名文二上親書義字賜蹇瑤賜
齊德名泰都督斷事鐵鉉以奏對稱旨賜字曰鼎有

建文帝易胡廣曰靖太宗命仍故名永樂間楊子榮
入閣上爲改曰榮徐輝祖子釋迦保襲爵賜名欽狀
元李馬開榜日御書其字於榜遂名騏河南護衛軍
俺丁三發周王反謀陞錦衣僉事賜姓名趙誠洪熙間
賜魏國公徐長孫名顯宗夏昶入中秘宣宗視其名
曰可從旁乎改置上曰景大學士王文初名強黔國
公沐斌初名儼布政胡德勝憲宗以時有虜患改曰
德盛會昌侯孫鎮以犯英廟諱上爲改曰銘少師
張璉以嫌名請世宗爲改曰孚敬賜字茂恭賜真人
陶仲文字曰載道號曰林隱又曰凌虛子

賜姓者 太祖有義子數人如國公李文忠沐英都督
何文輝徐司馬及元帥文剛文遜等皆賜朱姓正德五
年義子武德一姓七年都督錢寧錢安許國賜朱姓又
賜都督朱福朱剛都指揮朱謙朱春朱翥朱增朱斌朱
政朱海朱岳朱昇朱晟朱彪朱鏞朱鈞指揮千百戶鎮
撫旗舍朱欽等百二十人姓十二年賜舍人朱山朱準
朱容朱淮朱渭朱義朱大爵朱印朱珂姓尋詔都督江
彬許泰劉輝張洪神周李琮指揮焦睿俱賜朱姓又改
指揮楊瑄曰璋焦椿曰琮桂曰松張天佑曰海廷鸞曰
壁馬定曰靖俱賜朱姓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重訂

朝端大政二十八

賜賚

洪武元年以徐州叅政陸聚稱職賜白金三百兩綵幣三
十四疋酒三尊部曲文綺銀碗各二百亦二十五疋又
給陣亡將士四百十五人百戶鎮撫人給米二十石麻布
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錢一千二百麻布二疋又指揮
孫靖家米三十石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及帛

各十疋千百戶 貴俞清嚴整家米二十石布各十五疋鈔二百錠又千戶王仲家鈔一百六十錠百戶鄭禮家鈔一百四十錠龍虎衛指揮弟胡斌弟文綺帛各二十疋鈔二十錠千戶俞賢家米二十石布二十疋又綺帛三十二疋 又征南外事家屬指揮米三十石麻布十五疋鈔五錠千戶米二十五石麻布十二疋鈔四錠百戶米二十石布十疋鈔三錠

三年三月給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 八年以浙江按察僉事解敏稱職賜白金百兩文綺廿疋 十三年七月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十四年三月賜翰林及諫院答祿與權等六十人羅衣各

一襲

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僉都御史詹徽左通政 蔡瑄等十二人襲衣

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絲段三十表裏仍賜勅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啓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挈家避難皈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於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攜



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墨髮而來今歸故鄉皆
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
家之勞如數夫人領之

七月江夏侯周德興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
千錠文綺三千疋

年光祿寺卿徐典祖致仕賜白金百兩鈔百錠

上念致仕秦府長史文原吉勞特賜敕獎勵賞白金百兩
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

上以丁憂布政使魏鑑臧哲徐中知府李亨居官勤慎卽
喪所賜鑑哲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中亨米五十石鈔

二十錠論以服滿來朝分理庶政

河南按察僉事王平行部至孟津有司斂財爲賂平執其
人以聞賜勅獎勵文綺襲衣被褥鈔百錠書吏半之

太原衛軍林旺韓伍兒以發劉原利叛陞百戶賞白金各
三斤文綺十六疋

千戶張豫以發莊成黨逆賞白金二百兩鈔四百錠衣一
襲良馬一金帶一圍後陞陝西都指揮賞白金二百兩

鈔二百錠綵段十表裏牛馬各六匹
軍人王二以隨征獲馬入官身故賞白金百五十兩鈔五

十錠

民蔣公達王剛甫破蘭秀山盜各賞白金一百二十兩

黃再文破長陽盜賞白金一百五十兩

軍章不花執叛偽右丞燕海雅賞白金三百兩

永樂年賜致仕太醫院使戴元禮白金五十兩鈔二百

錠綵幣四表裏

四年十二月賜番僧哈立麻黃金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三

萬貫綵幣四十五表裏及法器袈裟鞍馬香果茶等

物并賜其徒眾白金綵幣器物有差

五年正月賜哈立麻牙杖二金瓜骨朶二幡幢三十四對

香盒二拂子二手爐三對紅紗燈籠二鮑燈二傘二銀

交椅一銀腳踏一銀水罐一銀盆一誕馬四鞍籠二銀

杌一青圓扇一紅圓扇一帳房一紅紵拜褥一尋命哈

立麻於靈谷寺建大齋為高皇帝后資福事竣賜黃

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二千錠綵幣百二十表裏馬九匹

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各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

幣十馬三匹餘徒眾賜賚有差尋封哈立麻為法王賜

玉印誥命金銀紗羅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

又命哈立麻於山西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賜白金

千兩綵綾羅絹布二百六十疋大國師等賞有差

六年四月哈立麻辭歸仍賜白金綵幣佛像

八年遣行人余昺敕涼州都督吳允誠妻曰比韃寇以兵脅爾爲叛爾夫及子從朕征討而爾能守節勵志與子管者謀執叛者戮之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脫患朕甚嘉焉今賜爾綵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千貫羊百羖用示褒嘉陞其子管者爲指揮僉事其所部都指揮保住等各賜綵幣八表裏米八十石

十年四月賜在京文武百官夏布有差命直內閣學士胡廣等五員賜同尚書

年賜征安南死事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疋二品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疋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疋

總旗靖西京驢告叛陞百戶賜白金各五十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衣一襲

寧夏都指揮韓成預言叛虜謀賜鈔二百錠羊十羖酒五十瓶

致仕百戶王欽以發盛庸罪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指揮同知

羽林前衛千戶十王以發都督梁銘罪陞指揮同知賞鈔三千貫衣一襲及靴馬

指揮僉事馮傑以發王倫妖言陞一級賜鈔二百錠衣一

襲

洪熙元年賜太子太師致仕郭資白金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

賜英國公張輔羊四百牽酒六百瓶米二百石逾月復賜羊二百牽酒四百瓶

以尚書夏原吉丁憂賜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

景泰三年 皇太子令旨賞文武百官公侯伯各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一品二品四十兩三表裏三品三十兩二表裏四品二十兩二表裏五品十五兩二表裏六品七品十兩一表裏八品九品庶吉士五兩一表裏不係

常朝其各雜職及僧道官二兩絹一疋將軍一兩監生并順天府學生員絹一疋軍校勇士力士厨役各五錢辦事官吏當該吏與人材知印承差樂舞生軍民匠醫生樂人陰陽生養馬小厮坊廂里老人等各布一疋各官軍在京操備者官各銀二兩絹一疋旗軍五錢又賜各處內外守備總兵督撫等官太監袁誠等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少監蒙泰等各十兩一表裏都督沐璘等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方瑛等三十兩二表裏都指揮陳達等十五兩一表裏給事中劉清等一表裏時以易儲推恩非例也

賜大學士陳循高穀各白金一百兩學士江淵王一寧蕭
鎡商輅各五十兩尋各賜黃金五十兩
天順初賜錦衣指揮袁彬居第白金三百兩綵幣十二表
裏以娶妻賜黃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絲幣八表裏生子
亦如之而金殺其一
成化三年吏部尚書王翱致仕遣太監黃高賚勅諭賜白
金三十兩織衣一襲鈔三千緡
賜大學士劉吉綵幣四表裏銀五十兩米十石鈔十塊羊
四羶酒十餅
弘治十五年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玉帶一束大

紅織金衣三襲詹事等官吳寬等各帶一束大紅衣三
襲三品以下各視品級遞加服色以東宮講讀勞也

十六年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
閣賜蟒自此始

正德元年承運庫太監奏大行皇帝喪葬用度浩繁又
今方將舉行徽號并大婚等禮須用金五千餘兩給賞
內外官員人等須用銀一百八十萬兩有奇庫中所積
不多宜預行區處下戶部集議言戶刑二部都察院收
貯贓罰等銀贖罪銅錢并太倉銀總計不過銀一百五
萬餘兩卽今給散在京軍官春季俸銀十萬餘兩遼東

宣府甘肅各邊年例及奏討銀又四十八萬餘兩矣據支贓罰贖罪銀錢行令順天府收買金千兩其實見在銀則留備各邊糧草之用蓋今北方大旱虜勢猖獗不可不慮給賞之數宜先支承運庫所有不足則於各衙門借補議上詔更議處會給事中李貫御史李良減鳳有裁減查覈之疏因言邇因宣府等處傳報賊情數日之間已用銀三十八萬餘兩財用匱乏莫今爲甚唯京庫及各邊官軍勞苦窘急須如舊給賞此外一切禮儀賞賚宜如李貫等所言悉遵遺詔減省且查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重加裁定親王則銀鈔相半在京官員如公

侯駙馬伯儀賓都督都指揮錦衣衛堂上見任并帶俸官及文職各官各給鈔有差武職指揮以下則遞減給銀其銀以戶部十五萬兩太倉二十萬兩及內庫見收者兼用不足則取內府歷代舊錢 國朝通寶二萬一千萬文准銀二十萬兩以補前數又不足則於天下歲報在冊錢糧酌量查取三之一或四之一備用之金宜令四川產有之處收買四千兩此後賞用則待各處解到折糧銀及查解淮浙等運司各項鹽銀以漸給之又先年所賞 皇親駙馬功臣內官寺觀莊田將八萬餘頃每畝徵銀三分歲約得銀二十萬兩宜遣官查解內

庫以備給賞俟庫藏稍充仍歸業主此皆因時權處以應目前之急而邊方意外之需又有當慮者宜令承運庫會同司禮監將老年所積金銀查盤見數仍會內閣計處今後支用務守祖宗成憲計算庫藏盈縮量入爲出加意樽節不經之費無名之賞并無益工作不得妄支本庫每年終具數開奏聽戶部戶科查考如御史李良議若仍以齋醮等項爲名浪費支用宜追究引誘之人從重問擬庶國計可充命再審議乃言親王賞賜宜仍舊典各項莊田子粒銀兩量借一年其南京內外守備叅贊及各處鎮巡分守兵備等官賞如任

京公侯等官例俱給鈔上曰賞賜照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銀兩以漸措置支給莊田已之餘如所議

十六年以迎駕安陸賞太監谷大用韋靄張錦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各白金一千兩綵幣二十表裏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賜高士陶仲文綉蟬錦囊金銀事
件又賜林隱玉印一顆黃金法劍一金銀水盂各一又
賜金帶一圍大紅金紵絲紗羅孔雀衣三襲雲鶴紵絲
紗羅衣六襲進真人賜大紅金綵膝襪飛魚紵絲紗羅
衣三件絲段四表裏

十九年元旦賜陶仲文玉帶一圍斗牛蟒龍衣各一襲二
四月賜官扇金玉環獅蠻玉帶一紗蟒衣金鶴雲絹四
八月賜大紅五綵織遍地金八仙雲鶴紵絲紗羅三件
金冠一貂皮八十張又賜大紅雲紵絲二宮花四御筵
法酒八

二十年二月賜陶仲文斗牛蟒衣等物銀盤五執又嵌寶
金冠一頂簪匣三月賜玉帶一圍三色銀鐘銀筋

二十四年賜陶仲文金嵌寶石冠一頂鸞簪金廂玉寶石
法劍珠櫛鞘金嵌寶石水盂酒綉紗衣一

二十五年賜陶仲文金絲寶石冠一如意簪一金嵌寶石
香水盃一道衣三大紅紗羅段各一又賜玉帶一圍大
紅金絲雲鶴紵羅各一襲

二十七年賜陶仲文玉帶一銀幣蟒服酒饌

二十八年賜陶仲文銀葉百兩

二十九年賜陶仲文銀幣珍寶纍絲金冠如意簪納紗法
服一金玉玳瑁嵌金劍金水盂銀數先後不可考然乞
休之際再進賜銀萬兩其數之多見矣

而不及於久遠或及於已然而不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

甲辰六月上嘗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又曰國家政治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卽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爲容默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利也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丁未十二月上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

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述，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洪武元年正月，上謂群臣曰：忠臣愛君，謹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謹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默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懼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

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
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
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
吉對曰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
心也言而無實略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
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
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
忠讜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
能抗顏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

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
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
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
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九月上手詔中書省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
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
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
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
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
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

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
隋煬帝所以亾者坐不用此耳

三年十二月以日中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

詳災異

上覽儒士嚴禮等上言治道書謂侍臣曰元氏之亾由委
任權臣上下蒙蔽今禮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
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
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

六年三月上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
正欲不危殆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湯以從諫弗弗
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亾興亾之道在從諫與弗諫耳

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
不亾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人日遠
號令政事必應於善故未有不興者朕於卿等深有所
望勿懷顧忌而不盡言

八年五月上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
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
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
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然有隱諱如
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寶明若昏庸
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避臣或緘默

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亾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九年六月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

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閏九月詔求直言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於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海州學正曾秉正上修省疏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爲思文監丞

上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此

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群雄竝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於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於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年正月，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毀罪，當誅。」上咎之，而怒未解。學士承旨宋濂曰：「彼

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言，不幾誤罪言者耶？上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旣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於此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圖容悅，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十二年，上聽政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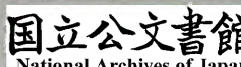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師生日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苟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

十五年九月儒士沈士榮應聘至上疏曰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况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

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况賢之難遇如淘沙中之金厭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而不能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未鍊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如蒙特賜優容

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上手詔褒諭曰卿八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眾人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為翰林待詔

十七年四月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論深得



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十八年十二月。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以雷雖時氣不和亦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祭酒宋訥上守邊策。上嘉納之

三十一年四月以言事稱旨陞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爲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羽林衛經歷邊昇爲工部左右侍郎

十二月。建文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

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以奏疏頒示天下

太宗初卽位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

取人言以爲治朕卽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
此戍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爲國之意則善宜嘉賚
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卿等亦毋默默守位而已

永樂元年十二月義烏縣教諭高澤言自古帝王必虛心
納言今臣民有所論奏願假以辭色使得各盡其情善
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則貴臣不得蒙蔽下情得以上達
忠言日聞天下之事無壅滯矣上嘉納之以示六部
臣曰疎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
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四年六月上嘗謂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
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
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悞拾遺補
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
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
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十月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
獨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爲治
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真妄人也若聽其言卽如妄

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戶部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
荒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罪之
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
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
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
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
薄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九年閏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
十九年四月以三殿災詔求直言

五月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應詔言事頗
訐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
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
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
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
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
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命暹等皆陞知州
十二年九月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仁宗覽奏以付
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又曰大臣能用心如

此亦難遂降勅獎諭之左右或言瑄亦常談無足煩寵
 褒者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且今皆懼言出得罪
 所當獎掖以導之古人尚買死骨吾此舉豈不遠過之
 十月勅五府六部等衙門求直言
 十一月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劄獎諭
 賜白米鈔幣

上諭楊士奇曰近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有封章
 進來士奇對曰此由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
 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上曰朕志正如此
 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有過退亦
 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陛
 下常以古人為法

洪熙元年正月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論曰為君以
 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
 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
 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
 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襲呂震請
 正旦受朝賀士奇等奏止

四月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對流徙未歸瘡
 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二三年庶幾人

皆得所。上嘉納之。因諭蹇義夏原吉楊榮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藥事。不曾從。後亦悔之。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蹇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榮之不足於義者。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怨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讒。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三人。事未有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上嘗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

閏七月。漢中府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兵科給事中。

宣德元年。上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饑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以不告。故遣王

彰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
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
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都督府吏及衛軍士有言民間利病者 上謂禮部尚書
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
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
賤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二年 上居齋宮召學士楊溥從容論曰滄海之大皆由
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平號稱明
良若為君者不資於臣為臣者不贊輔其君欲求善治
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亦
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
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也溥頓首曰自古直
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
敢不盡心

上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
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
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
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
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



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上頗厭其繁瑣

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

直沽名遂召士奇等至榻前語以謙之逾分士奇曰主

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上雖不

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

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

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互相與以言為戒

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章

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謫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

能容如呂震等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

謙朝參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召

士奇論曰爾料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

事可言對曰臣下執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

來之上曰朕非怒謙言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

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信必得聖

書親諭之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

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士奇

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

心無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召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爾遂陞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四年時有建言請設諫官者上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迂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

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况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當以太宗爲法

景泰四年六月災異求直言

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言事有開言路一款大略言

皇上下求言之詔始命諫官直言復許諸人直言是以讜言日進於朝然發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已私託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虛應故事言者見其如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至於奸佞在位尤懼直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目爲狂妄或尋其瑕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張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凡有彈劾則曰掛陷大臣明則加以重刑暗則私懷怨恨言官見其如此皆曰非徒無益於國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也

十二年大學士商輅因災陳言內一款臣聞天下之治亂係下情之通塞太祖臨御之時自羣臣以及民庶於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達下情也皇上承嗣以來詔求直言而人多顧忌不肯盡言意者聽言之道未至于乎乞明詔在廷羣臣凡致災之由彌災之策悉陳以聞

十六年正月裕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不報

弘治元年三月壽州知州劉槩奏謂國之言猶身之脈言路通則天下安塞則天下危凡默默固寵者乃佞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聖不諱愚存不諱亡而汲汲以求言者爲是故也臣願凡百缺失利病許諸人皆得直言至於臺諫之職宜加寵重聽其彈劾糾察或有小過宜優容以壯直氣復時御便殿召博通經術之士講論當世之務益直言之路廣則謬諤之士充滿班行盡忠如趨利論政如訴冤有過必知有讒必見上

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上納之

二年六月大雨水溢詔百官各陳政事闕失

三年十一月彗星見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十年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十八年二月上諭禮部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

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來說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陛下首闢言路羣臣莫不因事納

忠以贊成新政然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

犯顏若怒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

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不可得也

六年正月時災異叠見大學士楊一清疏請寬恤以宣修

省之澤上曰朕思民間疾苦情狀不一一時所見或

有未盡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之

上及六科十三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疏具聞以備采

酌施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消弭災

變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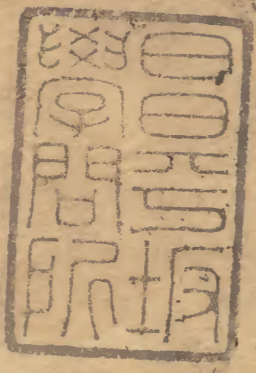
則求言之道尚爲未廣不報

八年正月上以災異問楊一清等令條畫弭災急務一

清等因上四事一恤民窮一修武備一惜人材一飭言

官。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愛恤民窮修武備戶兵二
部其亟為議處務臻實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
言為職其各以所聞見條奏朕自采擇不得隱默畏憚
及挾私誣枉負朕求言之意

隆慶元年七月。上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
乃科道官不諳事體屢肆欺言卿等宜有以處之於是
給事中馮成能上疏極言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
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
言而非。皇上本意庶忠言日聞無壅蔽之患。上報
曰聽諫朕之素心若所言當理無不嘉納昨諭乃謂妄
言失實者此後爾等進言各宜審擇以稱朕意



真和癸亥

